

一天晚上,在上海西郊某个酒店门口,一位大哥上了我的出租车,目的地是不远处的江桥批发市场。晚上到凌晨,是这座大型的蔬菜批发市场最忙碌的时间,但是大哥并没有下车,而是让我到周围的街道转悠,并嘱咐我开慢一点。大哥望着窗外,喃喃地说:“变了,变了,这里变化太大了……”随后,他给我讲起了自己的经历。

大哥是山东人,多年前在这个市场做生意。那年,他损失了一笔巨额货款,而这些钱大多数是他借来的。当时他的孩子刚刚降生,自己却不断被债主找上门,经历了一段非常难熬的时光。苦难是人生财富,有时会成为不懈奋斗的催化剂。后来,他东山再起,还掉了债务,过上了不错的生活,但江桥批发市场却成了他的一块伤心地。大哥之前无数次靠近这里,却没有回来看过。这天晚上他终于决定故地重游,跟耿耿于怀的过去做一个正式的告别。而我,非常幸运地去看大哥招手叫车。

这是我在上海遇到的诸多故事中的一个。从这林林总总的邂逅中,我沉淀出了《我在上海开出租》这本书。

开出租的日子里,我的日程通常是这么安排的,以两天为一个周期:

早上6点左右,开上我的出租车,到附近简单吃一顿早餐;上车时就打开约车软件,如果有单派来,或者有人乘车,早餐就推迟;然后开始在这座城市的“布朗运动”,去哪里由乘客说了算;午餐和晚餐在停车场或能停车的街区解决,晚高峰后就在写字楼、医院、KTV等地方排队候客,也能休息,也有生意;凌晨5点左右,把车加满油,

# 车窗内外,流淌的生活

黑桃

在6点前把车停好,接下来的24小时换由搭档开车。

收车后总是很困,早餐往往省略,一直睡到中午,然后出门饱餐一顿;下午四处转转,有时会会朋友,其余时间则在小小的书桌前,用电脑记下这几天的见闻;晚饭后在小区里跑上几圈,这也是对抗职业病的必要活动;睡一觉,早上6点再次开车出发。

如此规律的生活,一些人或许会感到枯燥。但对我来说,开车载客,每一天都无比新鲜。在《我在上海开出租》的自序里,我这样写道:“有趣之处在于这种确定与不确定之间。确定的是,这一天我要出车,会到一些地方,遇见二三十个乘客;不确定的是,具体会去哪里,遇见的乘客都是什么样的人。就像开启盲盒,就像打开一本没看过的书。”

来上海开出租之前,我就体会到了此类职业的可贵之处。那时,我在老家兼职跑网约车,发现开车载客很适合我略微内向的性格——只需简单与人交流,不用说太多话。而形形色色的乘客,以及乘客们有意讲述或无意透露的故事,又满足了我对人的关注和好奇。我希望自己是一个有趣的人,一个温暖的人,希望看到更多有趣

的人和温暖的故事。这小小的驾驶座,这乘客如流水一般的车厢,不正是观察人间、倾听人心的一个绝佳窗口吗?

以前上学时,我就对阅读和写作痴迷。可自打毕业后,为了生计忙忙碌碌,我竟然有10年时间没有好好写东西。当我处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中,我觉得有必要重新拿起笔,写下些什么。一开始我只是简单记录,天长日久,便了解到“聚沙成塔,积水成渊”的奥妙。经过梳理后,我记录下的,竟然是身边流淌而过的时间之河,以及由无数乘客所组成的丰沛人间。

很难统计我载过多少名乘客。他们有男有女,有老有少,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,有写字楼里的上班族也有体力劳动者,有游客也有来出差的。他们大多随和、善意,有的还使人如沐春风,虽然极个别的会跟我发生摩擦,可这也是难以避免的。

我与乘客总是萍水相逢,几乎不会再见。我只载过两名回头客,分别在不同的写字楼前排队等来,一男一女,都是辛苦加班到深夜的白领。我没有告诉那个女孩这奇妙的缘分,毕竟时间是深夜,地点是外环之外,我又是一个男性,这种奇妙对她来说可能是一种惊吓——我期待交流,但也需

要保持适当的距离,就像我跟笔下文字的关系,我希望它平实朴素,能够充分表达我的经历和思考,但同时也要克制,千万不能啰嗦聒噪。

而上海,经由我一天天的奔波,经由一个个陌生的乘客,逐渐展现在我的眼前,就像一份不断加载的地图,一点点、一片片地呈现出清晰的面貌。我希望自己在工作中有所收获,也希望生活有滋有味。所以,在休息日,除了偶尔一见同学、朋友,我总是喜欢到上海的不同地方独自闲逛。博物馆、美术馆是必须去的,一些有历史的街区也是我所爱,公园甚至有特色的商场都能够吸引我。上海正是如此包容、有趣。

那天,我游荡一圈后,在徐家汇公园歇脚。小湖里几只黑天鹅吸引了不少游客,但让我驻足更久的,是一位清瘦矍铄的老人。他六七十岁,正入神地拉着一把二胡,时而闭目颌首,时而摇头晃脑,从他那面带微笑、十分陶醉的神情里,很容易看出他对音乐、对生活的无限喜爱。不知道他拉的是什么曲子,悠扬婉转,一如天籁。本以为老人是位演奏家,待他一曲奏毕,我上前攀谈,才得知音乐仅是他的爱好。他特意为我拉了一曲欢快的《赛马》,随后收拾东西离开。我心里充满幸福,觉得幸运极了。

就像老人用琴声表达情感一样,我通过文字与人连接,写下乘客的故事、我的职业经历、我眼中的上海。这个世界是值得爱的,我在上海开车,也在人间流连。



出门的时候,雪还在下着。自由,舒展,无拘无束,像天宫里飘落的梨花,像银碗里溅出的精灵,像扯不断的棉絮,像理还乱的闲情。在这个白雪飘飘的午后,我独自一人朝甘谷城南的天门山走去。

雪,静静地覆盖了一切,满眼的银装素裹,琼楼玉宇。树枝上的雪与大地上的雪,两两相望;城里的雪与乡间的雪,相互挂牵。它们都来自虚空,又都回归于大地,一样的平凡,也一样的孤独。生活教会了我们许多,比如放下从前,平平淡淡才是真。就像这眼前的雪花,飞翔只是瞬间,落地才是永恒。他经磨砺的心,在学会了原谅和宽容时,竟也变得沉静柔软,长出了温情的蘑菇和微笑的嫩芽。

路过大像山公园的时候,看见几个少年在堆雪人,纯净的笑声响彻如画的公园上空,像正在抽叶的君子兰一样清逸动人。他们像雪花一样纯美,更像雪花一样自由。望着眼前这幅灵动的画面,我不禁想起了儿时雪天的情景。

那时的雪,还很勤奋,立冬过后,隔三差五就下一场鹅毛大雪,整整一个冬季都被冰雪簇拥着。直到春风吹落灯花,积雪才依依不舍地融入无垠的大地。记得那时最喜欢做的一件事,就是扫雪。一扫帚一扫帚,一直从北房屋檐下扫到南墙根。一些雪堆在院子里的桃树杏树苹果树下,树木像穿了白色的战靴,瞬间威武起来。扫完了雪,便可心安理得地去玩雪。村前的涝坝一到下雪天,就结一层厚厚的冰。我们在上面滑冰玩闹,常常捧得人仰马翻,清脆的笑声响彻炊烟缭绕的村庄上空。明亮无瑕的雪花,照亮了一颗颗天真烂漫的童心。童心盼望着快快长大,便能像大人一样自由自在,长大后才痛彻心扉地羡慕儿时的无忧无虑和洁白无瑕。

雪落天门山,天门山安静得像一口深沉的古井,又威武得像一座倒扣的金钟。山间的层岩峭壁、亭台楼阁,宛若一行行或

深或浅的铭文,记载着天门山往来的春秋、圆缺的明月。远处的石鼓山和它遥相呼应,近处的大像山与它比肩而立,这三座山俨然三位相交淡如水的君子,在风雪苦寒中不离不弃,相守相望。风雪中的寒冷是真的寒冷,风雪中的友情也是真的友情。世间多少的人事,经得起同看一季春花秋月,却经不起一场出其不意的风雪。然而,又有谁的生命中不下几场雪呢?

雪还在下着,落在山上,山成了银山;落在楼上,楼成了琼楼;落在河上,河成了玉河;落在树上,树开出了花。雪花摄取了春日的轻盈、夏日的明亮、秋日的高旷,透明的心里收藏着光阴的故事,足以照亮这些树木整整一个冬季的漫长时光。大地在雪花的拥吻下酣然入睡呼吸均匀,种子在雪花的覆盖下悄无声息萌动发芽,人们在雪花的照耀下酝酿一个个新的故事。

不知不觉间已来到了天门山巅的梅园。这是山上近年来新建的一处景观。园不大,却别致。风雪中的梅树,白衣飘飘,素面朝夭,或倚石,或凭栏,或站,或蹲,或思,或笑,姿态横生,意趣盎然,如从江南寄来的一幅画。遒劲的梅枝上,已努出了一粒粒暗红的花苞,惊艳、旖旎、婉约,像昨夜遗落的星辰。

站立在铺满白雪的天门山观景台上,仿佛站立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之上。凭栏眺望,远处的渭河,简洁明了,像一条洁白的玉带,缠绕在古城的腰际。古城内外,一派宁静,仿佛正做一个继续开来的梦,正孕育着一个万紫千红的春。

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。”踏雪归来,邀三五好友,点一只铜锅,温两壶老酒,一边涮着羊肉,一边说着陈年旧事、流光碎影,或哈哈大笑,或打趣逗乐,时光美好得如同窗外飞舞的雪花一样。人生的乐趣,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。



# 橘海流金

唐树清

果园位于湖南芷江侗族自治县的古冲村,村里的龙支书站在村部门口迎接着我们。见面寒暄片刻,他建议我们先去看万亩柑橘林。说完,年过花甲的她麻利地转身坐上了引导车,向着峰峦深处行进。

这时,薄雾已经散去,初冬的阳光落在水泥路面上,好像铺了一层金箔,光芒耀眼。铺陈在峰峦岭间的柑橘树,在阳光下披上了金灿灿的霞光。山风吹得叶片“哗啦啦”翻飞,橙黄叶绿飘逸灵动,仿佛丰收的喜悦在柑橘林中歌舞。

柑橘林被打理得如同整洁雅致的公园。林间道路四通八达,把货车引至采集点装载柑橘。我们的车子驶入一处阳光灿烂的采集点,狭窄的路旁堆满了刚刚采摘下来的柑橘,金光灿灿,挡住了前行的道路。拣果的、装箱的、司秤的、计数的……还有源源不断从蜿蜒小路担来满筐柑橘的果农,忙碌的人们分工合作,有条不紊。

蹲在一旁计数的老者是这一片果林的主人。老者姓周,忙碌的都是他请来采摘柑橘的工人。老周热情地招呼我们品尝他的柑橘。我们随手拣了几个,剥开皮,香甜扑鼻,直沁肺腑,回味悠长,仿佛打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。

若是时光回到20年前,任谁都不会相信“山上只有茅草窝,山下只有泥水喝”的这片土地,竟然也能结出甜蜜的果实。如今,熏染了山山水水的橙黄橘绿蔚为壮观,改变了村子贫穷的面貌,也打开了通往山外的窗口。“花香自有蜜蜂来”,到果园收购柑橘的商人来自贵州凯里。我有些好奇:贵州也有柑橘,为何还要特意跑到这里?他说这里的冰糖柑甘甜清冽,不上火,口味好,品相也好。每年的这个时候他都要来这里收购冰糖柑。

柑橘林观景台建在一处高岗上。居高临下,但见橙黄橘绿的柑橘树层层叠叠,从四面汹涌而来。叶片翻飞,露出了绿叶遮掩下或金黄或淡黄或浅绿的果实,漫山遍岭似五彩锦绣,流金溢彩地涌动。

龙支书说,当年建成这片柑橘林,她原本是想叫万亩橘园,县里领导说不如叫万亩橘海。顺着她手指的方向,柑橘树林波涌浪卷,涛走云飞,摄人心魄,果然是海的气势!“海风”吹在龙支书饱经沧桑的脸上,她满怀诗意地说:橘海的风景区是四季变换的,春花花海浩瀚,夏天新绿晶莹,秋天落日温柔,冬天皑皑白雪……

我们车间的女工,每天都要爬上82厘米高的台车面作业。

# 女工一跃

杨松华

起初,那是真“爬”。灵活些的女工,先一脚踩住台车底肩,然后双手抓住台车面,使劲就能上去。也有那么几个女工,在踩住台车底肩后,得伸出手,让先上去的姐妹拉一把。

也不能怪她们。82厘米,差不多两张茶几叠放的高度。我作为男员工,试着一个人直接跨上台车面,结果整个人后仰滑了下来,惹得女工们哈哈大笑。我只好学她们的样,老老实实爬上去。

在台车面进行绑扎、检验、调整等作业,是女工们每天的工作。她们工作的大部分时间是蹲着。我也学着她们的样子蹲了一会儿,很快就腰酸腿酸痛得厉害,一站起来,忽觉气血冲头,眼前一阵晕黑。

“你不能马上站起来,要先挺直上身,静蹲几秒,再起身。”台车组的组长凤菊赶紧走过来,把住我的胳膊。女工们一蹲就是半天,她们都懂得起身前的预防环节。她们每天的工作是多么辛苦!

有一天,我到车间检查安全生产,看见凤菊正给组里的女工示范上台车。只见她站在台车下,后退四五步,再往前小跑,左脚点住台车底肩,身上一跃,右脚竟跨上了台车面,跟着左脚也上去了。我暗中叫好,同时心里打鼓:我的职责是要保证工人的安全生产,车间里是禁止奔跑、跳跃的。而凤菊这样上台车的方式,万一纵身一跃没有踩住台车底肩,是要磕上台车的。

凤菊在我面前一个劲儿地解释:“我们现在这样扒着上台车,慢!影响了生产效率,也显得笨



拙。我作为生产管理人员,要主动对这种上台车的方式进行改进。”

我说:“车间有安全规定,不得奔跑、跳跃。”

“我们这是在小范围内的奔跑、跳跃,请准许!”

她的态度极其诚恳。我还能说什么呢?提高生产力和创新,也是生产管理者的职责。确认了她们的活动不会影响其他作业后,我叮嘱她,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,训练组员们快速上台车。

我相信凤菊会把组员们上台车的新方式训练好。自她担任台车组组长后,已经多次对本岗位作业进行改进,算得上是亮点频出。

不久之后的一天早晨,我提前来到车间。凤菊刚好给组员们开完班前早会,只见女工们面向台车,一字排开。没有口令,也没有指挥,她们各自倒退几步,朝台车小跑后纵身一跃,都稳稳地站到台车面上。

我上前兴奋地祝贺:“太棒了!你们就像电影里的女侠客,轻松一跃!”

“是吗?”

“我们像女侠客!”

她们哈哈大笑,个个神情自信、自豪。是的,她们刚才上台车的动作一气呵成。我甚至看到,有的女工在纵身一跃前,并没有先用一只脚点踩台车底肩,而是直接从地面跳跃到台车面。

这一跳,说难也不难。难得的是女工们清楚自身的不足,一一迎难而上,主动完善自我,不懈地努力“破茧”。我想,这就是“新产业工人”的风采。

她们跳跃的姿势很美!



投稿邮箱:dadi@peopledaily.cn 本版责编:马涌

何海霞,中国美术馆藏。《中国画(九寨沟)》,作者

# 大地

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,种石头得什么?河北省新乐市东王镇西王村,兄弟俩正在租的地里打犁,拔草,清理石子。

“忙啥哩?”

“那不是——”弟弟指着地上戳着的石头,“种石头!”

表弟兄两个,加上两妯娌,4个人“神秘秘”在地里刨坑、种石头。

更奇的是,新乐“种石头的”还不少,有的人“种石头”已经几十年。别人家的地里,一簇簇立着麦苗和玉米,或种山药红薯,或种中药材防风、药用鸡冠花。而他们却“种石头”。

村里人不解,我听说后也不信。只听闻,哥哥姓曹,弟弟姓马,都是农民,开着大车跑运输。弟兄俩不在的时候,两妯娌在地里忙,像伺候庄稼一样,也浇水,也去枝打杈。地里齐刷刷“长”着五六十厘米高的石头,几个月后,石头上长出鹅黄、嫩绿,这些“庄稼”像爬山虎般,趴在石头一侧。

不解,变成了神秘。

终于,我在新乐市的盆景展会上看到了弟兄俩,他们的“庄稼”挪进盆里展出了。“种的石头”长成了,名字叫“盆景”,贵的可卖上千元。

有外地人到地边,直接把石头拉走了。眼尖的人看见,石头上长着一棵七扭八拐的小树,石头是太行

石,树叫小叶榔榆,石头上的“庄稼”是实实在在的。我进了弟兄二人的家。两位农民白天跑大车,晚上回到自己小院内,在石头上用刀子刻槽,打“石头”,下的功夫一点儿不比种地少。

为什么想起来“种石头”?源于他们爱石头,喜欢盆景,在天南海北跑运输的过程中发现了商机。弟弟最先倡议,哥哥响应。

# 种石头的人

陈晔

老人们一开始反对:“好好的地种什么石头?”弟弟也不多解释:“你们就相信儿子,我们什么时候瞎胡闹过?”有一首歌里讲,“精美的石头会唱歌”。儿子给父母一唱,老人乐了,同意了。

3亩地,“种”上了石头。新乐是县级市,别看地方不大,但是有盆景协会,是农民自发成立的,还办了两届盆景大会。正是转盆景大会的时候,哥俩受到启发:“咱们农民实现小康了,下一步肯定是精神生活。”

听了年近八旬的李老爷子讲“种石头”的门道,转了本地人在自家农家院里弄的盆景园,平时只知

渔樵炊烟联系起来。你看,“村场薄何妨醉,抓正堪烹蟹正肥”,放翁眼里有了肥蟹,酒差一点也没问题,他是把秋月的清晖当成酒了。陆游是绍兴人,他那个年代,古鉴湖烟波浩渺,湖堤的石缝、泥洞都是湖蟹繁衍栖息的好去处。鉴湖蟹壳薄、色青、肚白、黄毛金爪,闻名一方。唐宋时期从各地慕名而来的文人雅士,一半慕稽山鉴水的风姿,企望成就风华诗文,一半也是为鉴湖美食。秋风秋月时,觅一家湖畔酒肆,烫一壶绍兴黄酒,点上一只肥壮湖蟹,临窗而坐,揽月观景,呷一口温热的酒,掰一只黄毛金爪,肚里的文章就这样慢慢地构成了。

常言道,“菊黄蟹肥”。我在绍兴一中读高中时,我们住校生的宿舍楼旁就是当年鲁迅先生的办公室,先生曾在一中教博物学兼任监学。办公室

道种地的农民,看到石头上长着麦苗、小树,第一次发现田间地头也能长出艺术。弟弟看完展览就睡不着了,寻思干点儿什么,和哥哥一商量,意见一致。

石头从哪里找?

他们整天跑运输,去了不少地儿,最后选准了河北易县太行石中的千层石和天龙石。小苗是从山东买的。他们白天跑车,晚上在家里给石头开槽,购来的小树苗当作“种子”。石头与树一同“种”进地里,也像庄稼一样管理。只是,取舍很关键,要有“型”,那“型”就是艺术。“石头庄稼”长得慢,一年修剪三四次,3年才能成型。

3亩地里“种下”3000块石头,“长”成了3000盆附石盆景和西梅盆景。展会上展出的只是一小部分,更多的依然在地里“长”着。

在新乐,石头已经不只是石头。新乐人把石头养成了“下蛋鸡”,下银蛋,下金蛋。也有人说:“这里的农民把石头变成了‘石头银行’。”

不过我觉得李老爷子说得更好。他一把年纪,耳不背,眼不花,每天琢磨着盆景造型,心里总有一种甜蜜的成就感。

他说:“这都是石头给的美好。心里有美,眼睛里生美,生活就过得有意义。”

稍加白白糖调香当佐料,黄酒与湖蟹更可称绝配。食用时,先吃八爪两蟹,再剥壳取蟹中膏肉。绍兴人喜欢蟹斗拌饭,在蟹黄和剔出的膏肉中倒入蘸料,拌于热腾腾的米饭之中,鲜到灵魂出窍,眉毛跳动。江南亦有吃醉蟹的习俗。秋冬时节,挑个斗小的母蟹,找一只大坛,准备充足的酱醋、糖酒、葱蒜姜等一应调料,调匀后倒入坛内,蟹需净身,沥干水分,放入坛中,封口,一周后可食用,届时其肉咸中带鲜,其膏由黄转紫,为下酒的上品。

“菊黄蟹肥”是一句传承已久的老话,浸润了深厚的文化。秋风萧瑟时,若一啜菊花能开在你耳边而绚丽芬芳,一道美食能激起生活的情趣而令人神往,那它们自然也承载得起人生的不易,一如寒苦中总有着对美好的期许。风物与美食的配对,亦蕴含着人生的况味。

